

狗 的 跳 舞

著 夫 列 特 安
譯 天 聞 張



879.5
3021
1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984—2004



狗
的
跳
舞

譯者序言

理歐乃德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ev) 生於一八七一年阿萊勒 (Orel) 地方，與杜格涅夫同鄉。比高爾該小二歲，起初在莫斯科當律師，後來才傾向文學。其總著作即爲高爾該所稱賞。此外更受托爾斯泰與梅勒什科夫斯基等的贊許，所以他的名聲傳播得非常快。他的小說紅笑與七個被絞死的人就給予他在俄國文壇上一個重要的位置。他的小說與戲曲繼出的很多，英文翻譯的也不少。我所譯的獵狗的跳舞 (The Walrus of the Dogs) 就是英譯中最近出版的。

安特列夫對於人物的描寫，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動，而著重在靈魂的振動。他毫不疲倦地找求着人心中所蘊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殘酷的、悲哀的、淒涼的種種精神，用了寫實的、象徵的、神祕的筆墨傳達出來使讀者時而憤怒，時而恐怖，時而悲哀，時而憐憫，時而發狂。他用鐵鎚敲着我們的靈魂，使得我們不得不覺到戰慄！

我們這些被所謂禮教與偶像所束縛着的我們，除非用了利劍來把這些東西一一斬掉，我們就永遠不能得到自由，永遠不會了解人生。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們的利劍，我們要把他拿起來像發瘋一樣揮舞着去破壞一切。不過破壞之後應該怎樣，安特列夫沒有回答我們。

「我應該怎樣呢？」安特列夫常常用了全身的力量不斷地問着。這問題的不能解決，是他最大的痛苦。這原是俄國人的特性。他們對於形而上的生活法則的探討是永遠不倦的。這「我應該怎樣呢？」的問題，他們如其不能解決是不能平安生活的。愛羅先珂

先生說：『我們幾乎是生理的覺着苦痛的拘攣，幾乎是生理的感到心的跳動，幾乎可以發瘋，因為回想到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見安特列夫與其戲劇）這『他的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我應該怎樣呢？』

托爾斯泰對於這問題的不解決的解決是宗教，是聖書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安特列夫的解決的不解決是死，不論是自殺或是被殺，或是一直到老死。在安特列夫看來，真覺悟的日子就是死的日子。德國李恩乃教授（Professor Reiner）在他的安特列夫與其人生觀上解釋這一點說：『當個人覺醒了的時候，做了社會生活的基礎的時候，那向來存在於他與自然中間的接觸點，一一消滅了。他不但孤獨着，並且在他的周圍變成了沙漠——廣大的，社會的深沉的裂口，一切偉大的原理所謂生活的法則沒法和這赤裸裸的個人接觸了。到了這一點，一切法則與原理祇是個人的事。他的目的，就是宇宙的目的，他的理性就是宇宙的理性，宇宙的運命也隨着他的生滅而生滅。但是如其這個人不能在他的存在與自然律的中間建築一直接的關係時，其結果就是最大的悲劇：個

人離去世界，就是自殺！

誰願意自殺呢？自殺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最好方法，但是這問題的解決既是必要而又不能解決時，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殺。狗的跳舞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自殺的。

* * *

因為安特列夫的主人公都是要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的，所以他們都著重思索。本劇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第三幕中他說：『我想着而且等待着，我定了計劃而又把他推到，這樣地連續下去使我逐漸厭煩了，但是我不久將要在一個推不倒的計劃——於是我將要不見了。』可憐的亨利，他的推不倒的計劃，就是自殺，他還說：『愚蠢的人問我，你整日幹的甚麼，你常常孤獨的爲什麼，我還沒有足夠的日子與晚上去思索呢！思索！思索！』

平常的人失戀了，也許會自殺，這自殺的直接原因就是失戀。但是亨利自殺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失戀，失戀不過是使亨利開始想到人生大問題的一件事。由於這種思索而

又沒有解決的希望，所以他自殺。雖伊利查白數過其門，要求他赦免，他也不顧，因為那時他的苦悶並不是爲了失去伊利查白。

這原是俄國文學的特性。高爾該在 Varenka Olesova 中借一個靈敏的女孩子說：『俄羅斯的英雄常常是愚蠢的，他常常找求着某種東西；常常想不能了解的東西，而他自己又那樣的可憐，那樣的可憐！他要思索，思索，然後說出，於是他要去向他的情人宣佈戀愛，此後他又思索，思索一直到結婚……他結婚之後，他要向他的妻子講種種無意義的話，於是拋棄了她。』

『我們常常想，思想越是抽象，那就越是冷酷與無感情，這是不確的，至少在我們俄羅斯人是不確的。從杜思妥亦夫思奇的主人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怎樣抽象的思想是有熱情的，怎樣形而上學的原理與推論不但根據於冰冷的理性而也根底於感情與意志。有一種思想他會在感情的火焰上添加火油，會在人心中點起火焰，比了最無拘束的奔放熱情還要有力。……他們感覺得很深沉，因為他們思想的很深沉；他們無窮地受

苦，因為他們無窮地推考；他們敢做，因為他們敢想。此外在生活上更可明瞭，他們的思想愈是抽象，愈是熱烈，就愈是探進他們的生命裏去。哦，奇異的青年的俄羅斯啊！」（見梅勒什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其人與其藝術，這一段雖是他用來批評杜思妥亦夫斯基，但是用來解釋任何俄國文學家都的確，尤其是安特列夫。）

*

*

*

*

任何人大別之都有二重人格，這是近代心理學已經給了我們以證明的。一是社會的，一是非社會的。社會的人格是虛偽的，快樂的，保守秩序的，普通一律的，機械的；非社會的人格是反抗的，突進的，凶暴的，悲哀的，各人不一的。（用法國柏格森的話。）現在的社會，處處鼓勵着社會的人格，而壓制着非社會的人格。結果將要使人類完全機械化，變成和蜜蜂與螞蟻一樣。

這種趨勢在少數感覺銳敏的人是不能忍耐的，於是他們起而反抗，反抗不遂加之呢咀與諷刺。在文學方面尤其顯着。安特列夫這篇戲曲就是描寫這種二重人格的。亨利

之有二重人格固不必說，就是伊利查白，飛克羅西以至加爾都有二重人格。這二重人格的衝突，就是一切苦悶的起源。其結果也是悲劇。在安特列夫的戴假面具者上面更說得明白。羅倫佐（Lorenzo，即該劇中的主人）的死，就是爲此。

*

*

*

*

安特列夫的作品，大都帶有神祕的，象徵的，詩的氣味。有許多地方我們不能『了解，我們只能用細微的心去感覺。各人感覺到的，就是他的作品意義』

張聞天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美國加利福尼亞。

劇中人

亨利帝爾

加爾帝爾，他的弟弟。

伊利查白

亞歷山大路夫，「混名飛克羅西」

安德列·漢森

德米·耶夫

伊文，男僕

二壁畫匠

第一幕

佈景

在牆壁的後面有二個壁畫，匠啾啾着柔和的沒有字眼的與單調的歌曲。斯爾，一學生，坐在他哥哥亨利和帝爾的寫字台旁邊。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的住宅；就是加爾和帝爾所坐的房間也沒有完全修飾好。這間房間的佈置似乎是預備做會客室的，一切器用什物如像大靠椅，小靠椅，小圓桌與橢圓形的穿衣鏡等都依照了一定的次序安排着；但其中沒有地毯，掛氈與圖畫，小圓桌放在小寢床的旁

邊，餐桌放在房間的中間，房中的一切都是冷酷并且沒有生命——生命似乎在那裏還沒有產生。新的小鋼琴在發光，譜都放在音樂譜架子的上面。加爾帝爾一個人正在調弄着一個骨頭的鑰匙。

加爾 壁畫匠正在歌唱着。（他嘴裏輕輕吹噓着去和那平靜而沒有字眼的歌。他用他的手掌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并且說：）

是的。（他停了幾下又敲了一下桌子，并且重複着說：）

是的——是的。（少停。）

我剛才用了這個骨頭的鑰匙把哥哥亨利的抽斗開了。我的目的是在找錢。但是我只找到了二十五個盧布——只有二十五個盧布，那太少了。（停了幾下，他又敲了一下桌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亨利帝爾——曉得不曉

得我是一個浪子，一個賭鬼，一個賊，要找一個婦人來維持生活的，他不曉得我的哥

哥亨利不是聰明的人，他不會曉得，他也許以為那二十五個盧布是壁畫匠偷去的，或者他竟不會注意到盧布的失落吧。『加爾弟！』他說，『加爾弟！』是的——但是我不能——如其亨利有許多錢，有許多許多錢——並且如其下手的時候不為人家所注意——我能不能殺掉亨利，我的哥哥亨利！

（他立起，在房內來回了二次，他的身材高而直，一件學生的外套很重笨的，很散漫的掛在上面，頭髮梳向後面，很光滑，他的外套的藍黑色的領子異常高，五官端正，惟面上略帶乾枯和嚴厲的神氣，他重又坐下，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說道：）

是的——是的——是的，壁畫匠正在歌唱着，好一曲悲哀的調子，好一曲平靜的調子，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可是我也歡喜悲哀的調子，我的哥哥亨利却是完全沒有這種興趣的——這所新的住宅真可怕，這裏似乎有引起犯罪心思的東西——壁畫匠正在歌唱着。

（他輕輕吹噓着和着外面的曲調，他聽到走廊下開門的聲音與人聲；他慢慢

起立，像上次一樣，在房內來回了一次。亨利帝爾，他的同伴耶夫，一個俄國式的人，與漢森入內，在他們的後面跟着亞歷山大，笑着而目很高興，他的混名為『飛克羅西』，是亨利帝爾的同學。）

亨利 喂，加爾，你好？

加爾 喂，亨利，謝謝你，你也好？

亨利 謝謝你，我很好，諸位，你們都認識我的弟弟加爾嗎，加爾，這幾位都是我銀行中的同伴！他們都是我所敬佩的。

漢森 你好，加爾先生？

耶夫 我很高興，我能够認識你，你和你的哥哥很相像，很相像。

亨利 不錯，我們是很相像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一個認真辦事的人。（向加爾）這位先生，就是飛克羅西——你認識他嗎？他們都稱他做飛克羅西。（笑）我們常常一同到學校裏去——到彼得學校裏去，他在二年級裏就被開除——他一生的運命都

不大好。飛克羅西，你是不是在二年級裏被開除的？（笑。）

飛克羅西 在三年級裏。帝爾先生，因為我沒有才能，我的品行是很好。

亨利 他說，因為缺乏才能（笑）我昨日在尼夫斯基地方碰到他。那時正大雨——我和他相別已經有二十年，但是我還認識他。——他那時走得非常快。飛克羅西，你那時不是飛跑着嗎？

飛克羅西 那時正在下雨，我又沒有傘，所以我不得不跑！

亨利 今天我請他來吃飯。但是，諸位，假使我的飯菜不能像我願意你們在我的新房子裏所能有的那樣好的時候，還要請諸位原諒。我在家裏吃飯，這是第一次，我不敢擔保我的新廚子是一個能手。

耶夫 帝爾先生，你為什麼客氣呢？我們只希望我們不十分攪擾你，已經萬幸。

亨利 哦，不，我非常高興。

漢森 有什麼客氣！我們得蒙邀請，在你的新房子內吃第一頓飯，已經十分榮幸了。當你

結了婚之後，一切東西整理頓當之後，我恐怕你就要忘記你的老友漢森了。

亨利 一切東西在日內即可整理完畢，但我決不忘記我的老朋友，請靜坐抽雪茄烟。

耶夫（向加爾）在上星期我不是看見你在杜乃飯店裏嗎？你不是和一個婦人與一

個官吏坐在一起嗎？——我相信那官吏是一個衛兵？

加爾（虛偽的樣子）不，我從沒有到過杜乃飯店。

亨利 加爾不會到那樣浪費的飯店裏去。

耶夫 那末我看錯了，對不起，但是那一個人看上去竟和你一樣。

亨利 你一定看錯了，德米。（向加爾）你的事務現在怎樣了？我很喜歡聽你的成功的

報告。

加爾（虛偽的樣子）昨日我已經交了第二次的款項。

亨利 那很好，你真是一個認真辦事的人，但是，諸位，這歌聲不使你們討厭嗎？我又聽到

他了，我的壁畫匠又在那裏唱着了。